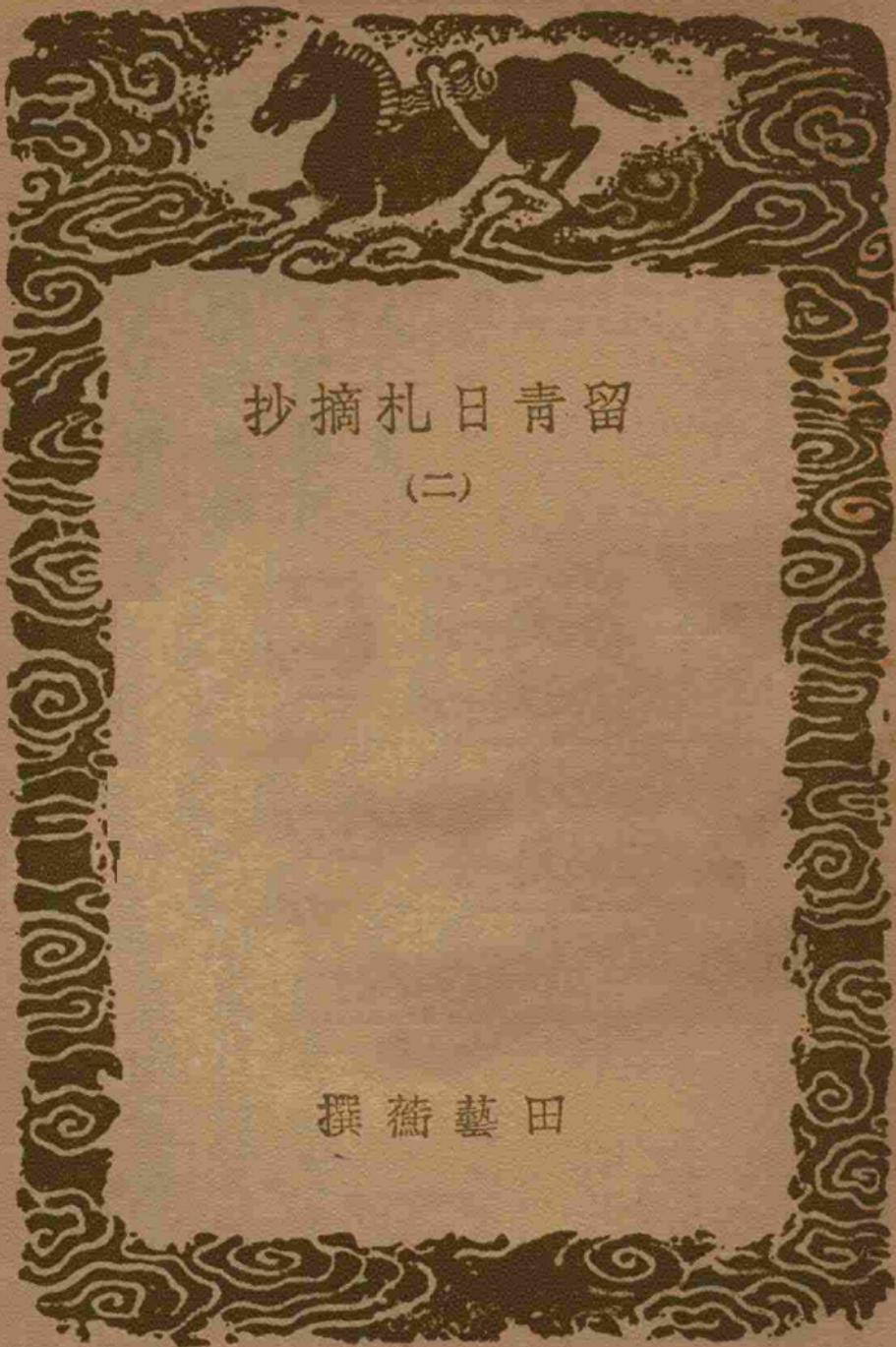


留青日札摘抄

二



抄摘札日青留

(二)

撰 薛 藝 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留青日札摘抄二

田藝蘅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容成羲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曆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

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綱爲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久不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國初曆有襲爵受封祈福求醫乘船度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

年則由洪武元年以前具元年邇上則但書甲子平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曰治曆用方向
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宜申播種之時不
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識而不能用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刺必時異人
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官宮閏日
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歷千九
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

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卽此曆也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頒民以鹽乃收其鈔國
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奏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
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塘法害民
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著他見丁出錢
買馬往北地當驛站至今爲丁田馬丁云

養老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咸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足以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
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
之物本州縣委敷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母得給與
陳粟著爲令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
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
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
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
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
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

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遺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

下民九十以上爵鄉士名稱甚竒孟子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

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潘士廉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大漢

我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人少餘杭吳某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曰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寒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神異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北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西隅大荒中有林父高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符堅以乞活夏默爲

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益郎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符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腳蹟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二尺隆慶三年寧國人施六來投軍明長一丈六十是年又高郵衛指揮僉事陳律腰大十圍腹垂幾至千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崕人

郭璞讚崕人小人也音淨柳子厚詩崕人長九寸漢

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鶴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穎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陶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拾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唧唧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卽崢

人國人也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生異類

虎之生豹鶴之生鶴鵠之生鷄雀之生鸞馬之生驢
驃猶可謂之同類未甚相遠也至于鵠之生犬生馯
羊之生猪甚至羊狗與猪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
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媿
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鷄旦又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
半身猶帶黃未化餘杭猪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
足似猪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
家猪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卽能行又崇

德羊生一人弘治間湖市民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主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男兩頭隆慶元年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衆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生子故從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從女生也非特諧聲本會意也古作齒固窓牖麗明象形也從生從囝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

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曆如今之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證古不

亦尤著明也邪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三代以後姓氏浸廣年世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自五胡金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又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覆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爲皇呼延之爲呼赫連之爲連聞人之爲聞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沈爲千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重瞳

元末明玉珍重瞳後爲飛天損右目號明眼子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爲美擇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宮宮穹也穹窿而崇高也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朝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栱藻井重栱者謂四

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卽今之疊拱也藻井者天花板井口內畫以水藻者也非常叅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乳梁抽心舍穿廊也懸魚博風板合尖下所垂之物也瓦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仙海馬之類也乳梁壓糟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許作鳥頭大門卽綽楔門也宋之檼栱卽官府門首拒馬又子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鵠者瓦獸上鐵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藻井硃紅門窓其樓房不在重簷之例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奏准故官

之家曾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汚黜罷者令改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廉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廡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瓊鋪

楊周青苔賦曰暗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我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戒石

我朝立石于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

鑄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初用黃廷堅所書對面警脣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民雖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琵琶記

高明者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从後是非誰管

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
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
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
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
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
高皇帝微時嘗竚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
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
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
捕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祐以伯喈爲不忠不孝
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未知然否後卒于寧海時陸德暘以詩哭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

疊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衡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爲民爲民者當儉約不奢僭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今畫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爲軍難爲民難難又難蓋角爲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

已而祭酒胡公儼乃曰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是誤以軍爲君以民爲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爲民之事全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人以爲仙

禽鳥戲

鳥有蠟嘴畫眉之戲獸有猢猻狗馬之戲虫有蟻蟻
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
姦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唐時有蟻戲
乃場中以二刺蝟對打令旣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

王固能爲蠅虎子戲擊皷出筒數十行分爲二隊變陣合戰今不復見之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爲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从善聰卽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

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洩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第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汗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卽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越日英來俟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

其故快快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徃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卽爲之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父親鄰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黃崇嘏又何以加之可謂我朝兩木蘭矣婁逞者女名變服爲丈夫仕至楊州從事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屨鳥履

屨履中薦也曰步屨曰舞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以

梗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屨是嬪女通服
之韓偓屨子詩六寸膚圓光綈綈唐尺雖短謂之六
寸膚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畫屨重高牆畫之者當
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閻嬪也今之高底鞋類屨
底曰舄以皮爲之舄以木置屨下乾濕不畏古者袞
服用之屨以木爲之卽今之木屨古嬪女亦著之李
白浣沙店上女詩一雙金齒屨兩足白如霜今廣東
嬪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屨余嘗戲給事中李孺徵
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屨矣因作雙行
屨云荔枝醉嬪顏未麗蟠清馥孔雀隱蘭臯佳人出

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腳幸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履奇
南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西子畫屐聲東陽素
波沐不用石琳琅無雷車輕轆烈日響洞房良宵展
郎腹非乏蓮花承頰厭筍茅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
如肉孺徵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
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
貴地惟有雙行屐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己

嬪衣

禮嬪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
青爲然我朝定制嬪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

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深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紬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媿厭錦繡矣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嬪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密奏君王知入月故名月事醫書名月經言按月而經脉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婢變嬪人汗也又傷孕也蓋幼女未通老嫗當絕故其字從半女也古人點朱于額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丹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鍤亦所以止觸

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我朝宮中欽錄簿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蔡氏之姊杭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爲女官甚得幸以選繡女一差至杭宦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官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繫金錢兩鬢俱禿云伴駕蚤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宮之牋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藉其事甚詳且密雖聖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龍井神女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卽唐所傳洞

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子同遊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蹟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硜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卽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巹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晚翠

寒香晚翠者海塗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
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
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
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
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閤同處且
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
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
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
喪不闢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
己丑進士其晝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

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佳後邪于是卽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皤然雙老媼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柳含春

含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王祠而愈因繡旛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之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咒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方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

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
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
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
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
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从吾分也乞容一言
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
面曲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
答大笑而釋之且令畜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弄新婦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衆親戚皆百般戲侮調

弄名弄新娘甚有至于不堪毒謔死者云其衣服鞋履皆用線縫綴恐有踈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習也唐時卽有此風曰娶嬪之家弄新娘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繡花娘挿帶婆瞎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爲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蛇蝎蓋惡其貽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日繡花娘者以善針刺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花

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賈
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
妝則專顧此輩顏色間雜四面勻勻一首之大幾如
合抱卽 插帶頃刻費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
能入簾輿也到人家坐席則須俊僕四五人廻侍左
右仰觀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卽能解
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爲從者熟視動心遂致通姦露
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
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悔恨涕泣數日成疾者
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娘女粧

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女卽宋陌頭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詞曲彈琵琶爲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嬪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靜室晝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如杭之陸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類若南唐女冠耿先生者淫詞穢語汙人閨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俗恬不知怪甚至家主亦悅之畱薦枕席愛而忘其瞎真異事也

宦官妻

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

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女國妹李輔國帝爲娶元
擢女爲妻宋梁師成妻从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
元趙伯頤不花年踰三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爲
奄人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我朝宣德中賜
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瑾字闢德天順初
賜太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爲此曹要媚人何
用或曰雖去其勢勇性猶在必須近媚女乃安夜也
家君在京所善太監候玉亦有妻妾甚羨且多及家
君督學廣東出京玉送別出二女子相贈此內臣交
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絕色也云玉之寵姬暇

日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謔甚于平人夫妻
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汙出興
闌而後已其女人每當值一夕則必倦病數日益慾
火鬱而不暢故也此女素爲狐狸迷染其後隨至嶺
外在滁州時余曉起親見之形如猫而玄黑變態不
當然亦不爲害因命小苗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
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
如毛狗而已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爲妻狐復
不捨俊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某商今尚在杭不
知何如矣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向氏譚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嘉蓮時僞夏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中向氏立爲后譚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絲葛錦綺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苟不貢則天子將自織之邪我朝蘇之致仕朱隆希以獻大極衣于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樂妓則帶明角皂褶不許同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帶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襯衫寬袖皂線條軟巾垂巾農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買

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累朝遞有禁
革隆慶四年奏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
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機坊不許織造今
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夏商周之錦又何如也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
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鎰二
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
曰鑑說文一丙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鑑

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爲萬錢則萬錢止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两直二十五百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鏤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撲金錢金圈金貼金欺金累金古又有鋗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命賴不得以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

宮院苑囿等止用冊白裝飾不得用立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又八年詔自中官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綏金闌金圈金解金剔金撲金帽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仁宗明道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

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
大費必至開奢汰之源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
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
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鍔並不許用金玉珠翠
止用銀花

鈔

我朝之鈔卽元之楮幣也劉秉忠曰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刺紙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

是也刺从刀東東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奢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闊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爲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臘脂越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闊不減四五十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

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動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子之後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槽戶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剥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克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跋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

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駁韃也出于西域蒲刺國或聞人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宣廟賜胡宗伯物卽此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未合則爲一岐則爲二一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參政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爲俊逮則其二字之訛也蓋駁韃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駁驥亦可

猫睛祖珊瑚

猫睛名猫兒眼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次者

名透水石無光祖母绿本绿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深
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
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
瑾江彬嚴嵩輩此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
金兩事內猫睛祖母绿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賜酺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
慶往往賜酺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爲盛典我
朝初政許郡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輓宴南市
樓詩詔出金錢送酒爐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

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
襲舞裙汙綉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
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
樓集賢樓謳歌樓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
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者後爲
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
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窓無語嗟呀
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

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盃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
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
折桂令也我 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
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 一些憂
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卽此可以知其操也

茶

茶木萌也山中多產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檳三曰
設四曰茗五曰旃蓋早晚之別名也鶯鶯爲上清明
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三卷又茶
記三卷唐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

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頽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余亦有煮泉小品論之詳矣唐德宗時納戶部侍郎趙贊之議祔榷茶漆竹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朝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爲上其名曰揆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也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政考

茶之僞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梓櫟葉今之僞者雜以苦燈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柳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誤餃

王敦如廁誤食乾棗潔豆世以爲笑談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鈞餌盡標仁宗言其詐殆未可知近見仁和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爲香每席各供一標自既餐盡復勉強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言祇稱其美而袖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懸鷄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蔣攬頭家請貴客八人每席盤中進鷄首八枚凡用鷄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視僕少頃復進鷄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三十餘鷄矣况其他乎家大夫爲之坐不安席也因言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爲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熱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因爲之語曰經年不請客屠文伯七日尚懸鷄江景曦屠應坤嘉興人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旣非陋而背禮實通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尚質在小人謂之不情

